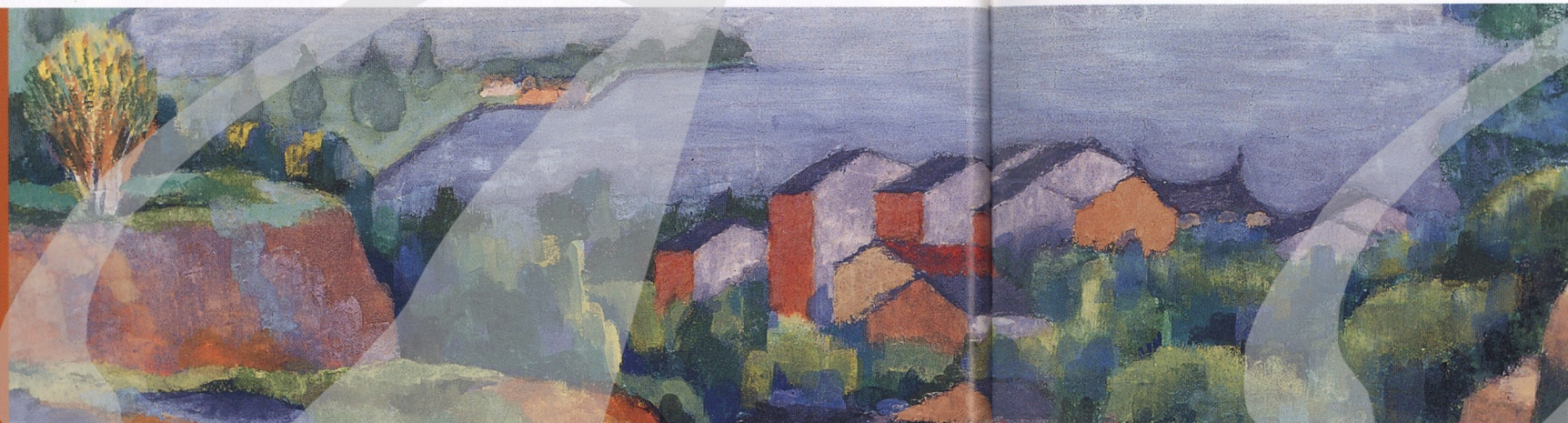


II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留學東瀛與返台初期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厄運並未因此遠離，
死亡像陰影般籠罩著這個家庭，
雖然面對命運的無情打擊，
但陳慧坤卻從未讓畫筆停頓下來，
在悲痛之中，
繪畫是支撐他重新站起來再出發的唯一希望。



1927 陳慧坤自台中中學校畢業，赴日報考東京美術學校，不幸落榜。

充實豐碩的留學生涯

九二七年二月，台中中學校的畢業考試一結束，陳慧坤便立即搭上前往日本東京的輪船。三月二日抵達東京後，距離三月底的東京美術學校入學考試大約只剩三個星期，他便立刻到川端繪畫研究所惡補素描，三月底匆匆忙忙地「赴京趕考」，結果自然是未能如願地被錄取。

●考試「落榜」之後的陳慧坤，心情十分頹喪，心想自己或許美術天份不足，應該改變志向學醫，但又覺得就此放棄多年的志願實在不捨，因而決定再接再厲，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六月時，陳慧坤又重新振作精神回到川端繪畫研究所，爲了切實靜下心來檢討自己失敗的

川端繪畫研究所

進東京美術學校的必要條件是素描功力，這項考驗即使對日本本地學生而言都很困難，於是類似補習班的畫塾便應運而生，其中「川端」和「本鄉」繪畫研究所，由東京美術學校的王牌教授——藤島武二與岡田三郎助指導，升學率高，是最著名的兩家繪畫研究所，幾乎所有留日的台灣畫家，都曾來此接受薰陶。

原因，他十分堅持在每一件素描作品上，都必須反覆修改至滿意爲止，因此往往一張炭筆素描就連續畫了一星期。

●由於自幼父母雙亡，家境又不富裕，出國完全靠兄長的支持，雖然師範科的考試與油畫科只考素描相較之下，還多出了英文、日文、圖案和透視學等多項科目，但爲了顧全日後的生計及興趣，陳慧坤只好將進入學校研讀的目標訂定在以培育美術師資爲主的師範科。爲了



1928 陳慧坤以素描最高分考取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

朝目標邁進，自九月起，他便利用夜間參加成淵學校英語會話班加強英文的進修。

●一九二八年初，東京美術學校公佈了考試日期與科目，川端繪畫研究所爲了讓學員適應考試的情境，便從一月到三月中旬安排了三次模擬考，在最後一次的模擬考競賽裡共有兩百多名考生參加，錄取三十名，陳慧坤竟獲得了第一名的成績。



東京美術學校正門

今東京藝術大學的前身，位於東京上野公園內，與東京音樂學校及上野動物園為鄰。

●經過將近一年日夜不休、鏗而不捨的努力，陳慧坤重入考場，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非但獲得了東京美術學校建校四十一年來，首次素描入學考試滿分成績的殊榮，還順利地成爲當年師範科中唯一一位來自台灣的正式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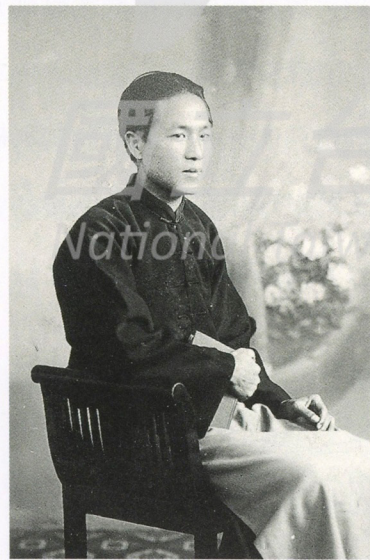
●由於油畫科的入學考試較師範科晚一個星期，陳慧坤也試著應考油畫科，可是此次成績卻只僅獲備取。

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的上課情形

東京美術學校與帝展的權威性是連成一氣的，吸引許多台灣青年前來報考，前輩畫家中陳澄波、廖繼春都是陳慧坤師範科的學長。

●雖然自己真正的興趣是在油畫上，但由於該校三十年來從未曾有備取生獲得遞補的機會，如果次年再試，應該會有更好的成績，但如此一來，就會讓支持自己的兄長跟著受累，因此陳慧坤理智地打消了內心曾經浮現專攻油畫的念頭。

●東京美術學校中的教授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名家學者，由於師範科的教學體系是以培育通識型的教員為主要目標，所以各種美術相關類科都涵蓋在課程範圍之內，因而除了油畫、素描之外，還包



陳慧坤留日時所拍的沙龍照

括東西美術史、美學、色彩學、兒童心理學、書法、圖案法、雕塑、木刻、金工、織染、教材教法……等。術科課程都是安排在上午，一年級以石膏素描建立基礎，二年級開始上人體素描，素描與日本膠彩畫隔週交叉上課，到了三年級才分為油畫組和膠彩畫組。

●陳慧坤在東京美術學校一年級的石膏素描是由田邊至先生授課，日本膠彩畫則由平田松堂教導。二年級人體素描及膠彩畫，教師仍為田邊至先生與平田先生。雕刻課程一、二年級都由水谷鐵也先生授課。三年級時他選擇油畫組，油畫課也是由田邊至先生教授，次年田邊至先生便轉至油畫科擔任科主任。

●師範科的課程對於懷抱著專業繪畫夢想的陳慧坤而言，的確是和原本的理想有些出入，但他仍然認真地學習每個科目。為了滿足自己對於繪畫，尤其是油畫的強烈好奇心與求知慾望，勤奮向學的陳慧坤在校三年期間，還利用晚間加



東京美術學校同學間每月的校外聚會（前排右二為陳慧坤）



陳慧坤於東京美校三年級時做的雕塑作品

強人體素描的訓練，因此奠定了良好的素描基礎。到了三年級，他便全力專攻人物油畫。

●在日本留學期間，陳慧坤開始對印象派繪畫深感興趣，但在日本他找不到真正屬於印象派的畫家，因為一直苦於找不到入門的途徑，於是有一次上課時，他便詢問授課的田邊至教授有關於他曾經在法國臨摹歐洲名畫的經驗，以及印象派的畫法和觀念等問題，教授卻回答他：「把臨畫的時間用在寫生就好了。」畢業前夕，陳慧坤基於強烈的求知慾望，便和另外兩個同學一塊兒鼓起勇氣向田邊至先生請求參觀他的畫室，也遭



陳慧坤（右三）與日本老師田邊至（右二）及同學合影到拒絕。

●由於缺乏第一手資料以及深入的途徑，陳慧坤在這個時期便很少畫油畫，但這並未使他真正放棄了想要學習油畫的念頭，反而更加深了他有朝一日必定要到歐洲一探西方繪畫真面貌的動機。



陳慧坤 龍井故鄉 1928 油彩・畫布 53.2×40.8公分

這是陳慧坤於一九二八年剛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第一年，畫於返鄉省親時的暑假作業，也是他創作初期僅有的三幅油畫之一。從平穩的構圖和寫實的景物表現中，已可清楚窺見陳慧坤紮實的素描根基。強烈光影反差的效果，更將中台灣烈日下特有的耀眼感受表現無遺。

1930

陳慧坤返台與郭翠鳳結婚。

原住民發起霧社抗日事件。

黃土水因盲腸炎引發腹膜炎病逝，享年三十六歲。

返台教學與坎坷的青年路

●一九三〇年七月，陳慧坤利用暑假期間，特地由東京返回台灣和郭翠鳳女士結婚，開學之後便帶著妻子重返日本完成學業。新娘出身嘉義望族，也非常喜愛美術，早在一九二五年便曾於畫展中看到陳慧坤的作品，內心油然而生仰慕之情。當時朋友想介紹兩人見面，但陳

慧坤因為正埋頭用功準備東京美術學校的入學考，而且慚愧於自己身無長物，又前途未明，實在不敢應邀，只能回答等到考上學校後再說。

●一九二八年，陳慧坤考上了東京美術學校之後，幾經波折之後，才與郭翠鳳會了面。美麗熱情的郭翠鳳對於溫文有禮、又才華洋溢的陳慧坤深深戀慕著，陳慧坤的祖母對於出身大家閨秀、又謹



陳慧坤（右三）東京美術學校的畢業照，前排為畢業生，後排戴帽為在校生

1931 陳慧坤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返台。

1934 陳慧坤任台中商業學校兼任教師，隔年妻子郭翠鳳去世，留下四歲的幼女。

守禮教的郭翠鳳則極為讚賞，陳慧坤本人也傾心於初嚐的愛情甜蜜滋味。兩人便持續以信件魚雁往返互訴情衷，只有當陳慧坤利用假期返鄉時才能相見。短暫的相聚，總讓兩人依依難捨，陳慧坤還曾因此誤了返日的船班，只好提著行李又回到家裡，讓親友們取笑不已。

●婚後，隨著陳慧坤到日本的郭翠鳳也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就讀。一九三一年三月，陳慧坤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他深知在動盪的局勢下，就連日本同學都難很快就找到可以安身的工作，因此便帶著妻子回到故鄉台灣。

●剛回到台灣，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作為人妻的郭翠鳳卻從不發怨言，除了把家中打理得乾乾淨淨之外，還鼓勵陳慧坤繼續作畫。陳慧坤平日最欽仰法國印象派的畫家像是塞尚、高更、梵谷等人，尤其是高更畫中的大溪地島，不論是人物、自然環境、人文背景都與台灣的氣候以及原住民的風俗文化很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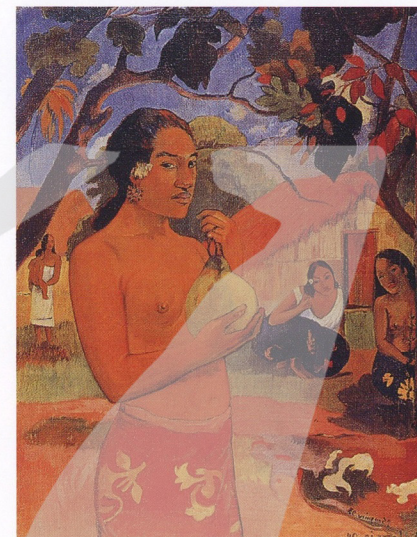


陳慧坤與第一任妻子郭翠鳳的結婚照

似，更是讓陳慧坤感動。因此。留日返台之後，他便常登山涉水尋找畫題，嘗試以高更的風格作畫，但因為對於印象派的調色缺乏瞭解，一直無法突破色彩的困境，陳慧坤自覺畫出來的「山地人物」有如木乃伊般毫無生氣，如此經過了三年，便決定暫時放棄油畫，專心於膠彩畫的創作。



陳慧坤 山地人物
膠彩・紙 42×30公分



高更 你將往哪裡去 1893
油彩・畫布 92×73公分

膠彩畫

又稱東洋畫或日本畫，所謂的膠彩是以提煉自鹿或牛身上的膠質，混合天然礦石磨成的粉末，用水調勻以毛筆沾染在紙、絹或木板上作畫。這原本是源自於中國的传统繪畫，傳入日本後，經日本畫家發揚光大，反成為日本畫的代表。



陳慧坤 虞美人草 1950 膠彩・紙 52×64公分



郭翠鳳與女兒曉岡（攝於1934年）

●一九三二年，長女曉岡出生，雖然工作沒有著落，家庭經濟拮据，但在妻女的陪伴之下，自幼父母雙亡的陳慧坤再次感受到家庭的幸福溫馨。見愛妻為嬰兒哺乳的溫馨畫面，便畫了「母愛」來表達初為人父的欣喜。他還以愛妻優雅的身影畫下了作品「無題」入選一九三二年的台展，但同時也在「自畫像」裡隱約地透露出失業的陰影。

●一九三四年，陳慧坤受聘於台中商業學校（今國立台中技術學院）當兼任講師，教授商業美術課程，經濟狀況因而稍見好轉。但第二年初，妻子郭翠鳳卻



陳慧坤 母愛 1932 油彩·畫布 73×60公分

突然病逝。五年幸福溫暖的婚姻只留下一對還不解人事的稚齡兒女和陳慧坤孤獨的身影。必須教學養家的陳慧坤很難兼顧兩個孩子的照料工作，於是只得將尚未滿月的小兒子暫時寄養他人家中，但他仍十分堅持將三歲的女兒留在自己的身邊。

●一九三五年四月份，陳慧坤找到了台中幸公學校全職代課教師的職位。雖然工作稍微穩定，但父兼母職，加上中日戰爭的陰影籠罩之下，物資十分缺乏，養育子女並不容易。寄養他人家中的幼子最後不幸夭折，只剩下女兒和自己。



陳慧坤 無題 1932 膠彩·絹 141×90.5公分



陳慧坤 自畫像 1932 油彩・畫布 91.5×65公分
畫這幅「自畫像」時，陳慧坤已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返台，正面臨著失業、前途未明的窘境。對鏡寫生時，憂慮嚴肅的面容，便隱約地透露著內心惶惶不安的情緒。

1935 陳慧坤轉任台中市幸公學校正式教師，並結識國小教師謝碧蓮。

1939 陳慧坤與謝碧蓮結婚。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陳慧坤與第二任妻子謝碧蓮及其親友的結婚照

●一九三五年，陳慧坤轉任台中市幸公學校的正式教師，校長要他向受過專業教育訓練的同事教師謝碧蓮學習。他非但不以為意還虛心求教，最終並獲得了佳人的青睞，兩人於一九三九年四月締結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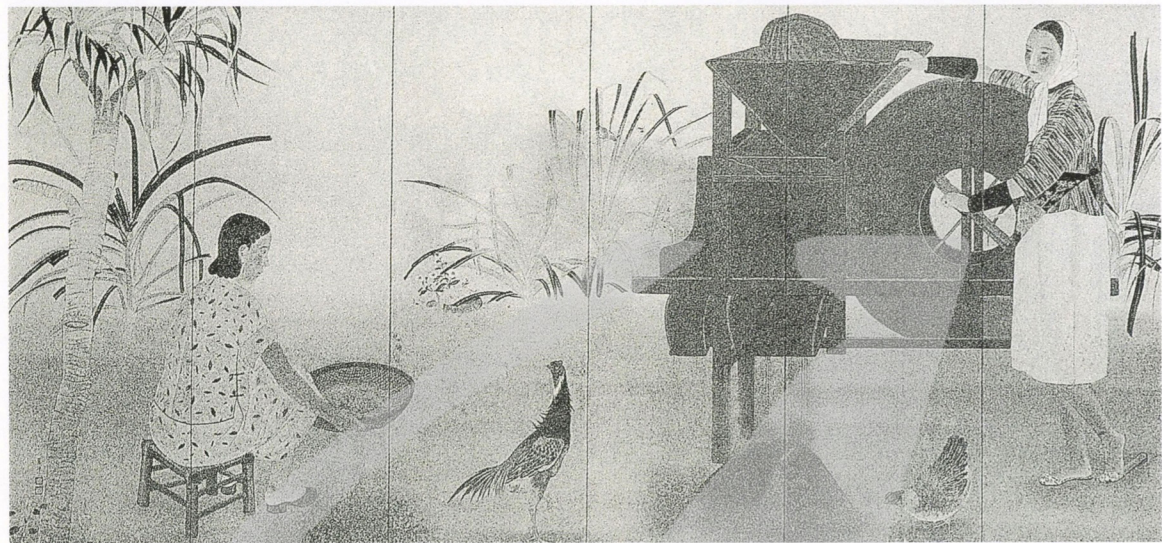
●然而厄運並未因此遠離，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這個家庭，謝碧蓮所懷的兩個嬰兒都夭折，而一九四一年元月，就連謝碧蓮也因病與陳慧坤永別了。

❖ 悲痛不已，眼淚也幾乎流光了，但他卻從未因此而讓畫筆停頓下來，因為在悲痛之中，繪畫是慰藉療傷並支撐他重新站起來再出發的唯一希望。他的膠彩畫連續數年獲得入選府展東洋畫部：一九三九年的「逍遙」、一九四〇年的「秋之收穫」、一九四一年的「池畔音色」分別入選第二、第三及第四屆的府展。

■府展

「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是日本政府於一九二七年創辦的第一個有規模的官辦美展，在舉辦過十屆後改為「府展」，展覽分西洋畫、東洋畫兩類徵件，持續舉辦至一九四三年才落幕。

●命運接二連三的無情打擊，讓陳慧坤



陳慧坤 第三屆府展入選作品「秋之收穫」 1940 膠彩・紙（台展印刷圖錄，原作已佚失。）



陳慧坤 第二屆府展入選作品「逍遙」 1939 膠彩・紙（台展印刷圖錄，原作已佚失。）



陳慧坤 第四屆府展入選作品「池畔音色」 1941 膠彩・紙（台展印刷圖錄，原作已佚失。）

1943 陳慧坤與員林女教師莊金枝結婚。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結束統治台灣五十年。

●一九四一年四月，陳慧坤離開傷心地台中新高公學校，轉任台中第二高等女校（現址為今台中二中）的正式美術老師。在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日本政府對台灣人和日本人實行種種差別待遇，尤其是在與教育相關的職業方面，更是很少聘用台灣人。當時能夠在中學校任教的本省人，走遍全台灣大概只能找到二十個左右，可以說是只有畢業於名門大學的傑出人才，才能夠在日本人當中立足。

●一九四三年十月，陳慧坤經朋友介紹後，與交往了一年多的小學教師莊金枝結婚。時年二十五歲的莊金枝，非但有著良好的出身，並且長得美麗聰慧，個性又十分純真善良、樂天開朗，相對地陳慧坤則曾經遭受兩次喪妻之痛，加上身邊又帶著前妻所生的十二歲的女兒，許多人都會問莊金枝，像她條件這麼好的一個少女為何願意下嫁陳慧坤為妻呢？

●莊金枝憶起初見面時，陳慧坤身著燙得十分整齊畢挺的文官服，高大的身材和瀟灑的外貌相當引人注目，再加上不俗的談吐舉止，以及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在中學擔任美術老師的條件，客觀而言，的確是個理想的對象，但這些都未能立即說服她接納這個必須身兼母職的單身男子。在交往了一段時間之後，她才在陳慧坤真誠的心意和鏗而不捨的追求下，對他產生了信任及同情之心，終於決定託付終身。

●實際上，兩次喪妻之痛的陰影讓陳慧坤始終覺得十分忐忑不安，到了結婚當天，他溫柔地向新娘一再解釋，自己真得非常害怕會為她帶來厄運，而這正是他堅持不要拍結婚照的原因。

●陳慧坤的慧眼讓他終於找到命運中的福星，婚後莊金枝辭去教職，專心操持家務。婚前在小學五年的教學經驗，讓她知道如何安撫陳慧坤既堅強又脆弱善感的心靈，並以無比的耐心與愛心照顧

1947 陳慧坤於台灣師範學校任教。
畫家陳澄波歿於二二八事件。



初為人母的莊金枝，手抱女兒陳郁秀拍下的全家福
(左起外甥女蔡美容、莊金枝、陳慧坤及長女陳曉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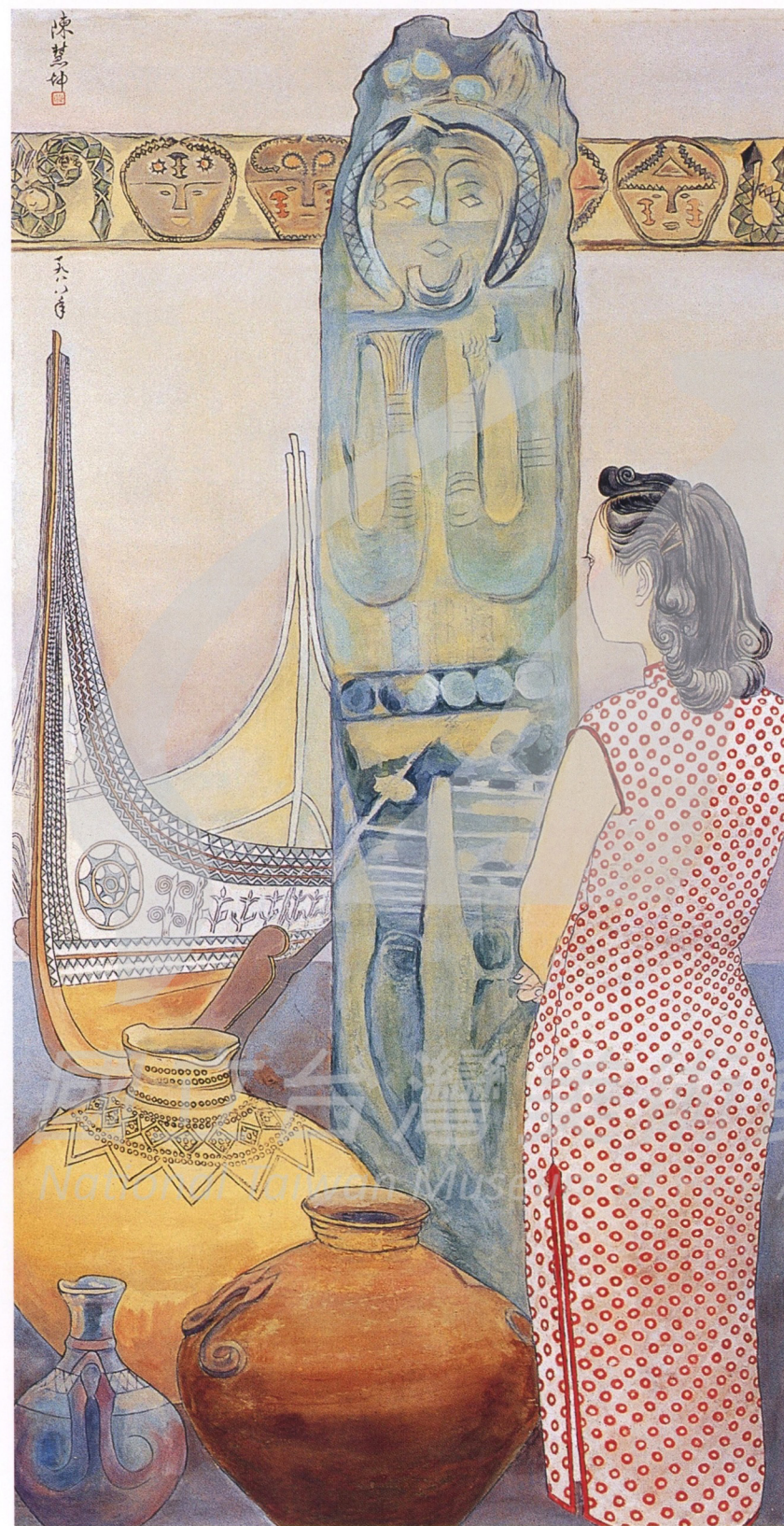
著他的生活起居。在她的感召之下，原本自幼個性孤僻的陳慧坤也逐漸變得開朗，並從此告別了厄運。在可以專心教書、作畫的情形之下，不僅教學工作順利，畫藝也日益精進。台灣光復後，他轉任台中女中專任教師，繼而受聘於台中市立初中教務主任一職。一九四七年應聘於光復後新成立的省立台灣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直到退休。

●在幸福婚姻的支持下，陳慧坤的畫作也開始屢獲肯定，作品「賞畫」在一九四六年的第一屆全省美展中獲「學產



陳慧坤全家福照 (攝於1959年)
(左起長女陳曉罔、長外孫、次女陳郁秀，長子陳繼平及妻子莊金枝)

賞」；「台灣土俗室」則榮獲第二屆省展主席賞。



陳慧坤 台灣土俗室 1947 膠彩・紙 165×87公分



陳慧坤 枇杷 1949 膠彩・紙 61×66公分



陳慧坤 安南夫人 (一) 1949 膠彩・紙 38×17公分



陳慧坤 安南夫人 (二) 1949 膠彩・紙 38×17公分